

231
27
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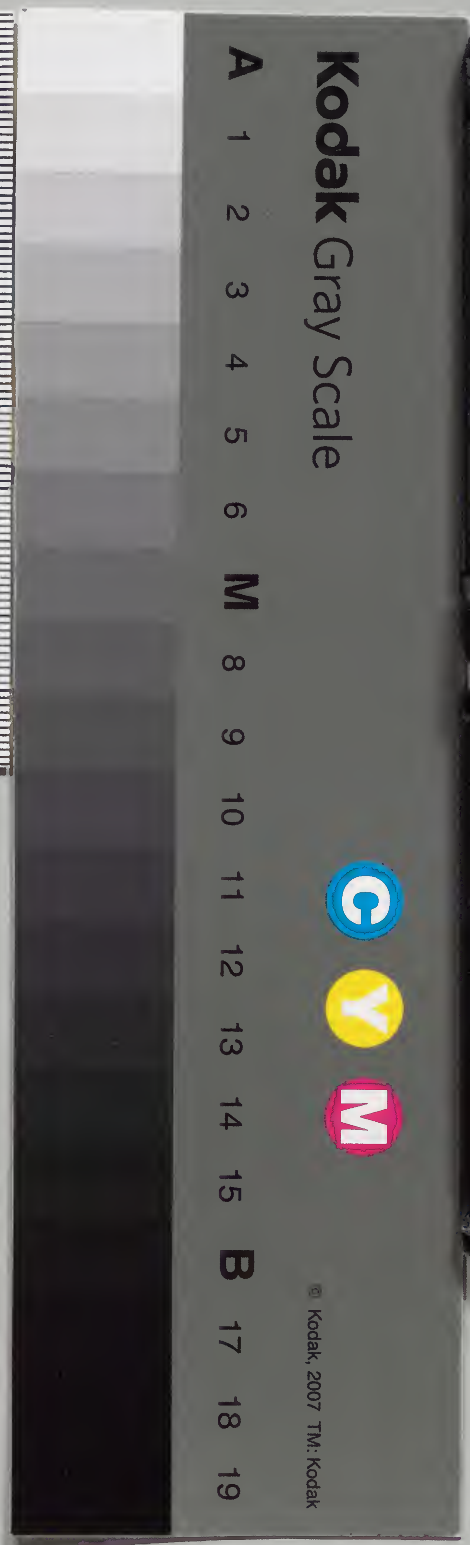
類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詩賦類	別冊	二七	二七
函架	號	冊	二七	二七

漢 書 門				
類	號	函架	冊	二七
類	號	函架	冊	二七

禪悟
二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65
冊數	27(18)
函號	312 236



東坡先生詩集目錄卷之二十一

淺草文庫

禪悟

夢論仙術作詩足成之

以玉帶施元長老次韻

過長廬見夫禪師三絕

過逍遙堂何道士問疾

乞數珠贈南禪湜老

再用數珠韻贈湜老

南禪詩不到重賦二首

書普慈長老壁

書焦山綸長老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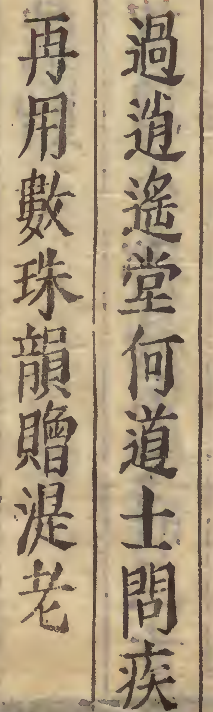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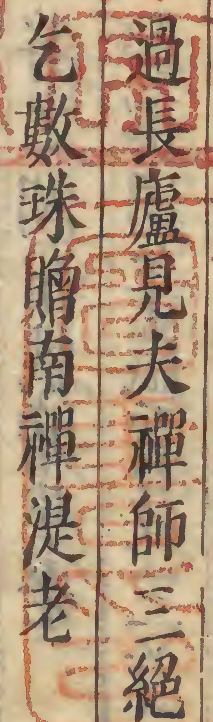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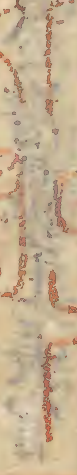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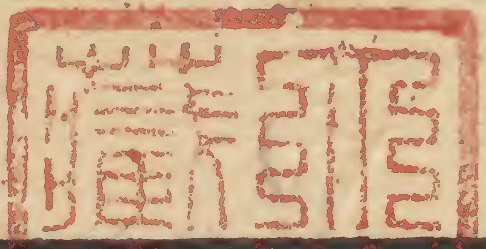
記夢

夜夢

上元過祥符僧可久房蕭然無燈火

山中筭出戲劉器之

過圓通追次其韻二首



辯才師復歸天竺戲問 錢道人有詩兩絕戲之

嘲謔

朝雲詩

趙成伯家麗人

戲贈田辯之琴姬

過作詩戲子堃亦次韻

戲子由

鹽官部役戲呈同事

將之湖州戲贈莘老

戲贈

和邵同年戲賈牧三首

望魯少卿飲處詩二首

張子野買妾述古今作

贈張刁二老

捕蝗至於潛戲毛長官

喬將行飲客詩戲之

戲周正儒二絕

戲用晁補之韻

東川清絲寄魯翼州

章質夫送酒不達戲問

六蟲篇答南禪長老

戲孫公素

和趙成伯兼戲禹功

答王鞏兼戲之

夜過舒堯文戲作

陳季常見訪戲作

徐孟二守不飲戲之

戲足柳公權聯句

泗州過劉景文戲贈

戲題巫山縣用杜韻

夢用吃蹶兩字戲足之

飲郊外作戲劉公求餅

嘲子由

高守約遊岑公洞二首

西山戲題武昌王居士

戲和正甫一字韻

成伯家宴酒盡戲作

和子由次王鞏韻

西峰... 東坡... 卷二十一... 禪悟... 十一月九日夜夢與人論神仙道術因作一詩... 八句既覺頗記其語錄呈于由第後四句不甚... 明了今足成之耳

東坡先生詩集卷之二十一

禪悟

十一月九日夜夢與人論神仙道術因作一詩

八句既覺頗記其語錄呈于由第後四句不甚

明了今足成之耳

析塵妙質本來空

夢中於此句若了然有所得者厚

幾色相合

更積微陽一線功

厚歲時記官中以紅線

照夜一燈長耿耿閉門千息自濛濛

次公晉書許邁服氣一氣千餘

息養成丹竈無煙火點盡人間有暈銅寄語山神停

伎兩不聞不見我何窮

次公傳燈錄道壽禪師在壽州三峰山有一野人常化作

佛形及羅漢菩薩天仙等形師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商駭惑於人只消老人不見不聞伊伎兩有盡吾不見不聞無盡

以玉帶施元長老元以衲裙相報次韻師佛印禪師法

各了无饒州人公久與之游時住持潤州金山寺公赴梳過潤爲留數日一日值師挂牌與弟子入室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牀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主即答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則所係玉帶願留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未即答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師遂取衲裙相報因有二絕公次韻答之余嘗觀廣漢天寧泰長老話其事泰云是時在金山挂裕目擊公與元老問答此如

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次公傳燈錄序云機緣交激若

挂於箭鋒義維摩經云能分別諸利鈍根欲教乞食歌姬院續北夢瑣言裴休嘗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自以爲不爲俗情所得可以說法爲入故與雲山舊衲衣冷

齋夜話云先生悟其前生爲戒禪師常衣衲衣此帶閱久如傳舍厚前漢蓋寬饒傳寬饒曰美哉富貴無常忽則易人如此傳舍傳

留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真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

援唐武后賜萬回和尚錦袍玉帶師入九歲能言其兄茂安西師持信朝往夕返自弘農抵安西萬餘里故號萬回揚傳燈錄萬回法雲公者號州人也姓長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生始在弱齡嘯傲如狂

僕所至未嘗出遊過長蘆聞夫禪師病甚不可不一問既見則有問矣明白阻風復留見之作

三絕句呈聞復并請轉呈參寥子各賦數首

亦知壺子不死次公莊子載鄭之神巫曰季咸相壺子而壺子示之以地文季咸則以之

為死又示之以天壤季咸則以之為生敢問老聃所游程莊子孔子見老聃老聃方新

沐日吾游於物之初孔子日請問游是老聃日云云瑟瑟寒松露骨耿耿老虎

垂頭厚易順卦

莫言西蜀萬里且到南華一游次公南華寺在韶州乃曹溪道場也扶

病江邊送客杖屨浦口回頭厚莊子漁父方杖屨而引其船

老去此生一訣興來明日重游臥聞三老白事次公三老

張船之人也半夜南風打頭

二月八日與黃燾僧曇穎過逍遙堂何道士宗

一問疾

安心守玄牝次公老子玄牝之門是謂天地閉眼覓

黃庭厚黃庭外景經上有黃庭下關元注問疾來三

士續維摩詰示病而澆愁有半餅風松時落藥病鶴

不梳翎樽空我歸去山月照君醒

乞數珠贈南禪湜老

從君覓數珠老境仗消遣未能轉次公千佛且從千佛轉

次公傳燈錄法達禪師誦法華經及三千部所禪師謂之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儒生推

變化乾策數大衍九又曰凡天地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

所以成變化道士守玄牝龍虎看舒卷次公金晶論夫龍虎者金

沈

木也金為虎木為龍虎之異名真我老安能為萬劫

鉛金水也龍之異名真未木火也

付三喘嘿坐閻塵界往來八千返

饑疾瘦刀兵增減此皆小劫之異名統二十增減為

一住劫此各中劫又有成壞空劫皆中劫也時量各

計長短之量經八十增減名一大劫

蹙縮蠶在繭適從海上回蓬萊又清淺

日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近到蓬萊水又淺于往日豈復為陵陸乎

再用數珠韻贈湜老

嗣宗雖不言

續晉阮籍字嗣宗叙寶猶理遣

續虞翻吳人以許却掃今馮衍

續後漢馮衍既

而滄恨賦云敬古佛既手提

諸方皆席卷當年清隱老鶴瘦龜不喘

樂夫贈王山人詩夜後不聞和我彈丸詩

美清熟如百發亦百反耆年日彫喪但有犢角蘭

記天地之特來窺方丈共笑虎毛淺

牛角蘭菓

幼官篇注云保獸謂淺毛之獸虎豹之屬也

明白南禪和詩不到故重賦數珠篇以餐之二

首

未來不可招已過那容遣中間見在心

得見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

一一風輪轉

從一生一巧歷莫能行續莊子一與言為二二與一

而况其不如袖手坐六用都懷卷次公楞嚴經云塵

反流全一風雷生聲效萬竅自號喘厚莊子大塊噫

唯無作作則詩人思無邪孟子內自反大珠分一月

細緹合兩繭繫然挂禪牀妙用夫豈淺續維摩遣化菩薩往衆香

朝來取飯化乃是維摩遣國中化世尊所食之餘於

娑婆世界次公羅山示衆云全鋒敵勝

全鋒雖未露次公羅山示衆云全鋒敵勝

已會轉次公有一姐請趙州求轉藏經趙州起繞說

有陋裝頰續裴頠深患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

特崇有論談無笑王衍厚王衍傳魏正始中何晏王

地萬物皆以無為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

存者也衍甚重之唯裴頠以為非著論以譏之而衍

處之自若看經聊爾耳瘦眼初不卷次公傳燈錄藥山三

咤故自醒次公尚書顧命三宿三祭三

故積靜夜珠當反援後漢王嘗為合

衲磨山繭持珠尚嘿坐豈是功用淺安居三十年古

書普慈長老壁

普慈寺後千竿竹醉裏曾看碧玉椽倦客再遊行老

矣厚司馬相如傳長卿故高僧一笑故依然久叅白

足知禪味

續釋曇如晉武時人天下稱為白足和苦尚厚維摩詰雖復飲食而以禪悅為味

厭黃公聒晝眠

師黃公惟黃鸚也惟有兩株紅百葉堯卿江浙間有花謂

之百晚來猶得向人妍

書焦山綸長老壁

法師住焦山而實未嘗住

續金剛經若心我來軌問有住則為非住

法法師了無語法師非無語不知所答故

任維摩經言文殊師

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

是真入不君看頭與足本自安冠履

續轅固與黃生爭論景帝前生

二法門也譬如長鬣人

子仁左傳昭七年云長鬣者櫛

履雖新必貫之於足

不以長為苦一旦或人問每睡安

者三人伏舟側

所措歸來被上下一夜著無處展轉遂達晨意欲盡

鐫去此言雖鄙淺故自有深趣持此問法師法師一

笑許

記夢 并序

樂全先生夢人以詩三篇示之字皆旁行而不可

識旁有人道衣古貌為讀其中一篇云人事且常

在留質悟圓問凡四句覺而忘其二以告其客蘇

軾軾以私意廣之云

圓問有物物問空豈有圓空又井中

子仁楞嚴經鑿井求水出上

尺於中則有二尺虛空此空若因土出則出時應不見空入若土先出無空入者云何虛空因土而出

信天形真箇梳次公昔言天者有渾天有宣夜故應有益天其論天形之說各異眼力自無窮連環已解如神手續惠施好辯謂連環可解萬竅猶號未濟風厚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則萬竅怒號稽首問公公大笑本來誰礙更求通

夜夢 并引

七月十三日至儋州十餘日矣澹然無一事學道未至靜極生愁夜夢如此不免以書自怡

夜夢嬉遊童子如父師檢責驚走書次公走字當如前漢書音奏蓋趨之之義也計功當畢春秋餘今乃始及桓莊初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釣魚厚退之詩歸舍不我生能食有如魚挂釣

紛紛嬰百線氣固多習獨此偏棄書事君四十年按正年譜先生以嘉祐二年丁酉中第至紹聖四年丁丑貶儋耳適四十年任不願留書繞

纏自視汝與丘孰賢易韋三絕丘猶然厚史記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又北堂書抄載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摘三折如我當以犀革編

上元過祥符僧可久房蕭然無燈火門前歌舞鬪分朋一室清風冷欲冰不把瑠璃閑眼

佛始知無盡本無燈剗器之好譚禪不喜游山山中筭出戲語器之

可回叅玉版長老駒父冷齋夜話云先生遊叅日即玉版也此老師善說法器之乃悟其爲戲坡公大笑作偈云云

叢林真百丈次公禪關謂之叢林傳燈錄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所出以居處巖巒峻極故

號曰百法嗣有橫枝玉版橫枝竹筍也次公禪宇謂之法嗣而禪家旁出謂之橫枝

傳燈錄黃梅謂道信師曰和尚仲後橫出下枝佛法是也不怕石頭路厚鄧隱峯參石頭和

尚馬祖止之曰石頭路滑既往來參玉版師聊憑相

果為石頭所困無一語而還來參玉版師聊憑相

樹子續傳燈錄僧問趙州如何是祖與問籙龍兒

盧全詩竹林吾最惜新笋好看瓦礫猶能說次公莊

守萬籙抱龍兒奔迸溢林藪瓦礫又傳燈錄有僧問如何是佛此君那不知援王

文殊答云墻壁瓦礫而猶能說之此君那不知于猷

愛竹嘗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子由在筠作東軒記或戲之為東軒長老其壻

曹煥往筠余作一絕句送曹以戲子由曹過廬

山出以示圓通慎長老慎欣然亦作一絕送客

出門歸入室趺坐化去子由聞之乃作一絕一

以答子一以答慎明年予過圓通始得其詳乃

追次其韻

君到高安幾日回次公高安則筠州也是時子由謫蓋筠州酒稅一時材數

舊塵埃贈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曹送

太士何曾有生死次公指言慎長老小儒底處竟窮通偶留

一映千山上散作人間萬竅風余次

東軒長老未相逢已見黃州一信通何必揚眉資

目擊須知千里事同風慎老和

東軒只似虛空，樣何處人家籠解盛縱，使盛來無處著，雪堂自有老師兄。子由荅

擔頭挑得黃州籠，行到圓通一笑開，却到山前人已寂，亦無一物可擔回。子由荅

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次公莊子云：心若死灰，虛白雲不解笑，青松有餘哀。忽聞道人歸，鳥語山容開。

子仁按子由辨才塔碑云：沈公遺治杭，以師住天竺靈感觀音院，有僧來捷者，利其富，倚權貴，人奪而有之，遷師於下天竺，又逐師於潛，逾筆而捷，敗復以天竺與師，捷之在天竺也，巖有草木為之，索然及師之復山中，百物皆若有喜色，植公朴親見而贊之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即先生命

詩意 神光出寶髻，法雨洗浮埃，想見南北山，花發前

後臺。次公白樂夫天竺詩：西澗水流東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寄聲，問道入借禪，以為詠，何所聞而去，何所見而回。

續秘康居貧，與向秀共銀於大樹之下，以自贖給鍾會造焉，不為之禮，而較不輟，良久會去，康問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道人笑不答，此意安在哉。

昔年本不住，今者亦無來。續金剛經：若心有住，則非住，又云：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此語，竟非是，且食白楊梅。曾按杭州圖經云：瑞峰揚梅尤盛，有紅白二種，今杭人呼白者為聖僧梅。

錢道人有詩云：直須認取主人翁，作兩絕戲之。

首斷故應無斷者。續圓覺經云：菩薩常覺不住，照與不照，同時寂滅，譬如有人自其首

首已斷故無能斷者則以礙心
 自滅者礙礙已斷滅無滅礙者
 冰銷那復有冰知
 圓覺經云善男子若心照一切覺者皆為塵垢覺所
 覺者不離塵故如湯消冰無別有冰知冰銷者存我
 覺我亦復如是次公傳燈錄譬如寒
 月水結為冰及至暖時冰釋為水
 主人若苦令儂
 認認主人人竟是誰

有主須還更有賓不如無鏡自無塵
援六祖詩云菩提本無樹明鏡

亦無臺何勞勤拂只從半夜安心後
厚慧可謂達磨曰我心未寧七

拭自不添塵埃失却當年覺痛人
次公楞嚴經畢陵伽婆蹉言毒刺傷

師與安師曰將心求與汝安
心求與汝安

是云云覺清淨心無痛覺
慧可大師即所謂神

光者於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
 耶大道匪遙汝其南矣光知神助因改各神光五日
 覺頭痛如刺其師欲為治之空中有聲云此乃換骨
 非常痛也光遂以所見神事自於師師視其頂骨如
 五峰秀出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今汝南者其

以少林達磨大師教可師歎光受教
 造於少室參達磨果傳衣得法焉

嘲諛

朝雲詩 并引

世謂樂天有粥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病不
 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
 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
 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
 繼辭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
 詩朝雲姓王氏錢塘人嘗有子曰幹兒未暮而天
 云

不似楊枝別樂天

緜樂夫不能忘情吟引妓有樊素者善唱楊柳枝人多以曲名之樂夫既老又病風將放之素慘然立且拜婉戀有辭辭畢涕下予聞素言亦愍嘿不能對且命反袂遂作不能忘情吟恰如通德伴伶玄

厚後漢伶玄與班固同時有文章得妾姓樊曰通德頃能言趙飛燕姊妹阿奴絡秀不同老

援晉書周伯仁母事玄因作外傳

伯仁父求為妾生伯仁及嵩謨嘗冬至置酒絡秀舉酒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當起曰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議閑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也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惟阿奴碌碌

天女維摩總解禪

次公維摩經天女居當在母日下

明禪理維摩曰此天女已能游戲菩薩之神通也

經卷藥鑪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

緜三山則海中三神山蓬萊方丈瀛洲也

作巫陽雲雨仙

厚宋玉高唐賦云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曰妾巫山之神

女也且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

趙成伯家有麗人僕忝鄉人不肯開樽徒吟春

雪美句次韻一笑

繡簾朱戶未曾開誰見梅花落鏡臺試問高吟三十

韻何如低唱雨三杯

世言檢死秀才衣帶上有雪詩三十韻又云陶穀學士買得党太尉家妓遇雪陶收雪水烹團茶謂妓曰党家應不識此妓曰彼處人安得此但能於紅綃煖帳中淺斟低唱喫羊羔兒酒

莫言衰鬢聊相映須得纖腰與共陶嘿然慙其言

回知道文君隔青瑣梁園賦客肯言才

緜文君司馬相如妻青瑣

憲名謝惠連雪賦梁主不樂游於菟園命鄒生召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先生自注云聊答來句又取婦人而已

罪過罪過

戲贈田辯之琴姬

流水隨絃滑清風入指寒坐中有狂客莫近繡簾彈

子仁此宿用司馬相如琴心挑車文君事

吳子野絕粒不睡過作詩戲之芝上人陸道士

皆和予亦次韻

聊為不死五通仙次公佛具六通而神仙衆特五通而已五通則不死而佛無死無生

終了無生一大緣厚傳燈錄慧能大師對內侍薛簡云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

亦無獨鶴有聲知半夜續淮南子曰雞知夜半將且鶴知夜半老蠶不食

已三眠次公退之云蠶起且眠矣不得憐君解此太

間夢芝有夢齋詩我來逃醉後禪厚杜甫酒中八仙歌蘇晉長齋繡佛

前醉中往會與江山成故事不妨詩酒樂新年厚陶往愛遊禪閣清醅至何

戲子由

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舍小如舟次公宛丘陳州也時子由為學

常時低頭誦經史忽然欠伸屋打頭次公唐進士張表志氣高

大末嘗低折於人嘗曰大丈夫有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於矮屋中使人擡頭不得遂拂衣遜于

高斜風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傍人羞任從飽死笑

方朔厚東方朔言侏儒飽肯為雨立求秦優厚秦始

而天雨便游謂陛下楮郎日汝雖長雨中立我眼前勃

碣何足道處置六鑿須天游姑勃碣心無天游則六

鑿相讀書萬卷不讀律次公梁元帝之敗盡焚圖書

沈全交作嘲謂之詞曰許致君堯舜知無術次公杜

事不讀律傳事不尋章致君堯舜知無術次公班固賦冠蓋

堯舜上又韓詩致君堯舜知無術次公班固賦冠蓋

送老藿鹽其似蜜續退之送窮文太門前萬事不挂

眼次公韓退之詩吾老頭雖長低氣不屈餘杭別駕

無功勞次公杭州別駕畫堂五丈容旗旄厚秦作阿

以坐萬人下可重樓跨空雨聲遠屋多人少風騷騷

平生所慙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箠次公按先生詩

配犯鹽之人例皆飢貧言鞭箠貧民也某平道逢陽

生所慙今不復孤矣以譏諷鹽法太急也

虎乎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次公按先生詩案云是

某不喜其人然不敢與之居高志下真何益氣節消

爭議故比之縮今無幾文章小技安足程厚杜詩文章真小先生

別駕舊齊名如今衰老俱無用付與時人分重輕

鹽官部役戲呈同事兼寄述古子翬按鹽官縣

鄉隋開皇九年置杭州鹽官縣縣屬之有鹽場十所

新月照水水欲冰夜霜穿屋衣生稜野廬半與牛羊

共曉鼓却隨鴉鵲興夜來履破裘穿縫紅頰曲眉應

大夢千夫在野口如林豈不懷歸畏嘲弄我州賢將

知人勞已釀白酒買豚羔耐寒努力歸不遠兩腳凍

硬公須軟續明皇歲幸溫湯諸揚館在宮東帝臨幸

脚援大唐稽疑子儀自同州歸代宗詔大臣就宅作軟脚局人出錢三百千

將之湖州戲贈莘老

餘杭自是山水窟側聞吳興更清絕湖中橘林新著

霜溪上茗花正浮雪顧渚茶芽白於齒梅溪木瓜紅

勝頰次公杜詩色好黎勝頰敬夫吳興統地云梅溪

泉上有木瓜堂其庭吳兒膾縷薄欲飛次公晉賈克

除列植木瓜引泉也杜詩刀鳴膾縷飛未去先說饑涎垂亦知謝公到

郡久續謝安嘗為應莊杜牧尋春遲厚杜牧佐宣城

麗往游之刺史崔君張水嬉使州人畢觀令杜牧閱

之因見一女子明之曰吾不十年來守此郡不求從

所通消牧守海女已從人二十年矣牧因賦

詩日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鬢絲只

好對禪榻援杜牧詩今日鬢絲禪

戲贈

惆悵沙河十里春一番花老一番新小樓依舊斜陽

裏不見樓中垂手人次公舞有木

和邵同年戲贈賈牧秀才三首

傾蓋相歡一笑中任孔子之鄉遭程子於塗傾蓋而

如新傾蓋如故從來未省馬牛風次公左傳僖四年

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

及也疏云馬逐上風而去牛逐下風而來故云不相

及也又書曰上鄰尚可容三徑續蔣詡歸杜陵舍中

求仲從與之游次公杜詩王翰願投社終當作兩翁

嘲語

古

古意已將蘭緝佩

續離騷 紉秋蘭以為佩

招詞閑詠桂生叢

援

朱招隱士章句云桂生叢芳山之幽

此身自斷天休問

厚杜詩自斷此身休問天

白

髮年來漸不公

朝見新黃出舊槎

次公先生本注云時賈欲再娶則詩意皆涉夫婦事也新黃出舊槎

使枯楊生

騷人孤憤苦思家

次公韓非有孤憤篇言孤獨而憤悶也惟孤憤

故思 五噫處士太窮約

厚後漢梁鴻傳鴻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

顧覽帝京

意遼遠未央

厚意遼遠未央兮噫肅宗聞而惡之求鴻不得

生多誕誇

援相如奏子虛

帳外鶴鳴奩有鏡

援孔德

移文云蕙帳

筥中錢盡案無鮭

安國先生答秦太虛書曰初到黃痛自節

儉日用不得

五土仍放

厚五土仍放太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厚南史東果之清平自樂食惟有韭菹滷生

生非雜菜任助常戲之

日誰謂使郎

玉川何日朝金

關白晝關門守夜

厚書不肯啓夜半

厚盧全詩夜义當

生涯到處似檣鳥

次公杜詩檣鳥相背發又曰檣鳥宿處非又曰檣鳥終歲飛此特檣

竿上刻為鳥形以占風

厚相風正是刻鳥於竿上各名之曰相風晉傳玄相風賦

云棲神鳥於竿首俟

科第無心摘領鬚

厚韓詩連年

領底

黃帽刺船忘歲月

厚前漢鄧通以擢船為黃頭

船之即皆

白衣擔酒慰鰥孤

厚晉陽秋云陶潛九月

中坐摘菊花盈把久之

望見白衣人至

厚乃

江州刺史王弘送酒

便獨酌醉而後歸

厚

來分栗

然則朝四而暮三

厚

似粟

水伯知饒為出鱸

厚山海經朝日之谷莫向洞

而小

庭歌楚曲煙波渺渺正愁予續九歌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

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九日舟中望見有美堂上魯少卿飲處以詩戲

乏二首

指點雲間數點紅竿歌正擁紫髯翁次公吳張昭以孫權為紫髯將

誰知愛酒龍山客續孟嘉為桓温參軍九月温燕龍山寮佐畢集却在漁

舟下葉中

西閣珠簾卷落暉十朋用王勃滕王閣詩珠簾暮捲西山雨永沈煙斷珮

聲微遙知通德凄凉甚擁髻無言怨未歸厚後漢伶末妾樊通

德能言趙飛燕事本既為著傳玄語通德曰斯人俱灰滅矣盛時疲精神馳驚嗜慾寧知終歸荒田

野草乎通德掩袖視燭影以手擁髻薄泣下

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述古令作詩

錦里先生自笑狂次公成都謂之錦官故亦謂之錦里杭州臨安縣昔日錢王時賜名

衣錦城而先生臨安三絕又有題各錦溪今句特取錦里先生四字以言子野時陳述古守杭令作此詩

可以莫欺九尺鬢眉蒼續杜詩張公下生江海詩人客身長九尺鬢眉蒼

老去鷺鷥在厚麗情集唐貞元初有張君者遇崔氏女於蒲崔小名鷺鷥元稹為作會真三

十韻嘗與李紳語其公子歸來鷺鷥忙援漢成帝嘗微行出過陽

事紳又作鷺鷥歌阿主作樂上見趙飛鸞而悅之先是童謡曰鷺鷥

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蓋帝每微行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有張公子柱下相君猶有齒續張蒼

任或說張祐妾各鷺鷥為王柱下方書漢文帝四年為丞相口江南刺史已

無腸

厚劉禹錫罷蘇州過揚州帥杜鴻漸飲大醉而歸見一妓敬問之席上與司空詩云司空見慣

真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賜師白樂天山中平生謬作安游示小妓詩莫唱揚柳枝無腸與君斷

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

援前漢張禹弟子尤著者彭宣戴崇崇每侯禹責師宜置

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絃管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未嘗得至後堂

贈張刁一老

堯卿張子野湖州烏程人刁景純潤州丹陽人

兩邦山水未淒涼一老風流總健彊共成一百七十

歲續白居易九老詩九人五百八十四拖紫紵朱白鬢鬚各飲三萬六千觴續

詩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百盞藏春塲裏鶯花鬧藏春刀仁壽公塲各

橋邊日月長惟有詩人被磨折金釵零落不成行次

仁壽橋張子野所居詩人指言子野子野多龍以戲之也

梅聖俞詩中有毛長官者今於潛令國華也聖

俞沒十五年而君猶為令捕蝗至其邑作詩戲

之

詩翁憔悴老一官厭見苜蓿堆青盤任開州長溪人薛令之登第開

元中為東宮侍讀官僚閑淡以詩自悼云朝白歸來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

羞澁對妻子自比鮎魚綠竹竿續梅聖俞以詩知姓名仕宦三十年終不得

一館職及受一勅修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胡孫入布袋矣妻對曰君之仕宦亦何異鮎魚綠

竹竿乎聞者今君滯留生一毛又潘岳秋興賦余春以為名對

始見一毛飽聽衙鼓眠黃紬仔世傳太祖戒勅縣令勿於黃紬被底放衙

更將嘲笑調朋友人道獼猴騎土牛續周泰擢新城太守司馬宣王

使鍾繇調之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而擁麾蓋守其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君明公之子

有文采守吏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子仁李自詩身騎土牛滯東魯願君恰似高常

侍暫為小邑仍刺史援高適為封丘尉有詩云作下只言小邑無所為公門百事皆

有期後鎮成都官至散騎常侍不願君為孟浩然

卻遭明主放還山續孟浩然為王維所知因得召見命吟詩浩然念詩曰不才明主棄

多病故人疎上曰朕未嘗棄人自是卿不求進命放歸南山

官遊逢此歲年惡飛

蝗來時半天黑羨君封境稻如雲蝗自識人人不識

援魯恭為中牟令螟傷稼不入境又朱均為九江太守蝗飛至郡界不入縣界又東西散去倬卓茂為密縣令蝗虫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

蝗亦頓除
丁境奇之

喬將行烹鵝鹿出刀劍以飲客以詩戲之

破匣哀鳴出素虬倦看鵝鴨聽啾啾次公素虬以明朝只恐兼烹鶴厚小說言不好事者鬚髮鶴其詩

明此去還須卻佩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

便可先呼報恩子續退之送石處士詩長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

子不妨仍帶醉鄉侯厚皮日休詩他年謁帝言何事請贖劉伶作醉侯次公其醉鄉

字則王績嘗作醉鄉記堯卿唐人詩他年萬騎歸應

好奈有移文在故丘援周彦倫隱鍾山後應詔出仕欲過北山孔稚圭乃假山神之

意作北山移文以規之

戲周正儒二絕

折臂三公未可知

續晉羊祜傳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主氣若鑿之則無後祜

遂鑿之相者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無子

嗣祜竟墜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

詩厚前漢禮樂志天馬

勸君響駱猶閑事賜斷聞中

楊柳枝

次公白居易既老錄家事會經費去長物妓

馬有駱者駟壯駿穩乘之亦有年將鬻之圍人牽馬

出馬鬻者反顧一鳴似知去而旋戀者素聞馬嘶慘

然立且拜婉戀有

辭竟鬻駱而留素

天廐新頒玉鼻驂故人共弊亦常情相如雖老猶能

賦續揚子雲曰辭其麗於相如作四賦又日如孔之門用賦則相如入室換馬還應繼

二生

戲用晁補之韻

昔我嘗陪醉翁醉今君但吟詩老詩

次公醉翁歐陽永叔也詩老梅

清詩咀嚼那得飽瘦竹瀟灑令人飢試問鳳凰

也

飢食竹續莊子鷓鴣非梧桐不止何如駑馬肥苜蓿

次公苜蓿草名本出西域史記太宛馬嗜苜蓿蓋草之美者張騫得其種來中原亦可以為苜蓿今之所謂苜蓿也

知君忍飢空誦詩口頰瀾翻如布穀厚後

術書云詞如循環一口如布穀次公

東川清絲寄魯冀州戲贈

鵝溪清絲清如冰次公鵝溪東川溪名上有千歲交枝藤藤生

谷底飽風雪歲晚忽作龍蛇升嗟我雖為老侍從骨

寒只受布與繪牀頭錦衾未還客

續杜甫有贈太子張舍人遺織成綉

段詩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開織風濤湧

刺在背膺

帝常若芒刺在背

豈如髯卿晚乃貴福

祿正似川方增

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醉中倒著

紫綺裘

次公李白詩

下有半臂出縹綾

續唐鄭愚以錦為半臂

封題不敢妄裁剪刀尺自有佳人能遙知千騎出清

曉積雪未放游塵興白鬚紅帶柳絲下老弱空巷人

相登但放奇紋出領袖吾髯雖老無人憎

厚韓愈詩我齒豁可

鄙君顏老可憎

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

白衣送酒舞淵明

續曹陽春秋陶潛重陽日無酒

急掃風軒洗破觥豈意青州六從事

厚桓溫有主簿

化為鳥有一先生

援晉書畢卓

空煩左手持新蟹

援晉書畢卓

漫遶東籬嗅落英

次公陶淵明在東籬

南海使君今北海

定分百榼

厚章時為廣帥後漢孔融為北海相嘗歎

餉春耕

次公孔叢子載平原君強子高

厚

南禪長老和詩不已故作六蟲篇蒼乏

鳳凰覽德輝續賈誼書屈原云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遠引不待遣

鸚鵡戀庭宇次公莊子鳥莫知於鸚鵡也倏忽來千轉那將

坐井蛙厚莊子培井之蛙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培而

比談天衍續史記鄒衍蠡魚著文字援退之詩何殊

字稿死猶遭卷老牛疲耕作見月亦妄喘次公風俗

月而先喘使之苦於日見月而喘焉又世說蒲奮畏

帝笑奮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劉孝標注云南

方多暑而吳牛畏熱見月疑於日所以喘也

方三問南禪已五反老人但日擊續孔子見溫伯雪

侍者應足爾子淮南子楚欲攻宋畢子聞之自魯

鄂見楚王又杜詩足爾荒山轉愁最後六蟲篇深寄恨語淺

戲孫公素

披扇當年笑溫嶠續溫嶠娶姑女既交婚禮女以手

如所握刀晚歲戰劉郎續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健

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不須戚戚如馮衍續馮衍妻北

主每入中心常凜凜街作書與其便與時時說李陽

和趙成伯兼戲禹功

金錢石竹道傍秋翠黛紅裙馬上謳無限小兒齊拍

手山公又作習池遊

答王鞏鞏將見過有詩自謂惡客戲之

汴泗遠吾城城堅如削鐵次公杜詩木中有李臨淮

號令肝膽裂續李光弼御軍嚴肅代郭子儀於河陽

明子仁唐書郝廷玉傳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

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一日此之臨淮

王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當罪每按旗不如令

者輒斬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心破膽裂蓋臨

淮嘗鎮徐州古來彭城守未省怕惡客

惡客云是誰祥符相公孫是

家豪逸生有種千金一擲頗黎盆連車載酒來不飲

外酒嫌其村子有千瓶酒我有萬株菊任子滿頭插

團圓見花不見日醉中插

頌

愛山青山自遠邇不要買山錢續戴符乞買山錢千頃與百萬此外

有黃樓樓下一河水美哉洋洋乎可以療飢并洗耳

厚史記孔子曰美哉河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

詩衡門必之洋洋乎可以療飢洗耳許由事也師晉孫

楚云所以枕彭城之游樂復樂客惡何如主人惡

夜過舒堯文戲作堯卿名煥字堯

先生堂前霜月苦弟子讀書喧兩廡推門入室書縱

橫蠟紙燈籠幌雲母先生骨清少眠臥長夜默坐數

更鼓耐寒石硯欲生冰得火銅餅如過雨郎君欲出

先自贊次公漢書東方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

連與滿公琰書曰外嘉郎君謙下之坐客斂衽誰敢

侮竟卿此言竟文非嫡也南史崔道固為宋諸王參
 軍彼遺青州募人長史以下並請道固道固諸兄
 等過其所生母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謂客曰家
 無人與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所作咸拜其
 母毋謂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皆
 歎美固曰子而賤其諸兄晉裴秀母賤嫡母宣氏不
 之禮秀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眾秀年十餘歲有請
 徵者出則過秀宣氏使其毋進饌於客見者皆起秀
 母曰微賤如此應為小兒故也宣氏知之乃止此明
 二句皆微辭以戲之故但使其意而不使其字也明
 朝阮籍過阿戎續阮籍素與王渾為友渾子戎年十
 渾成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潘應作義
 泚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應作義
 之美懷祖謂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
 汝等不及耳故耶
 陳季常自岐亭見訪郡中及舊州諸豪爭欲邀

致之戲作陳孟公詩一首

孟公好飲寧論斗

次公此篇全用陳遵事此陳季常

如汝陽三斗集遠五斗劉伶醉後關門防客走續前

五斗李由一斗合自然矣

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不妨閑過左阿

君厚遵為河南太守弟緜為荆州牧當之官俱過長

君厚遵為河南太守弟緜為荆州牧當之官俱過長

君置酒歌謳免歸百謫終為賢太守援哀帝末遵

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謫之侍曹輒請府白導

日陳卿今日以某事適導日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

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老居閭里

自浮沈笑問伯松何苦心續導少與張竦伯松相親

書苦身自約不敢蹉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沈俗間官

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耶竦曰人各有

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忽然

矣雖然學我者易將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載酒從陋巷為愛揚雄作酒箴

學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具在傳傳其中云酒何過乎道大喜謂張諫曰吾與爾猶是矣

兒求一過次公退之詩長安眾千金壽君君笑唾次公

選詩主稱千金壽劉文詩云玉右共笑唾子仁史記

平原君以千金為魯仲連壽仲連笑卻之遂辭而去

汝家安得客孟公從來只識陳驚坐厚傳所到衣冠

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

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飲酒以戲之

孟嘉嗜酒桓温笑續晉書孟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桓

日公未得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獨未知其趣耶臣今

酒中趣爾

時復一中之風流自有高人識續褚良有器識止旦

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座卿但自覓良通介寧隨

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

薄俗移次公盧欽言往者毛季先崔季珪用事貴清

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倣而

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

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子二子有靈應撫

仁杜詩勿問通與介徐公自有常

醒次公二子指吾孫還有獨醒時厚原漁父詞曰

吾嘉與邈

戲足柳公權聯句并引

宋玉對楚王此獨大王之雄風也庶人安得而共

乏譏楚王知已而不知人也柳公權小子與文宗

聯句有美而無箴故為足成其篇
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一為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

泗州過倉中劉景文老兄戲贈一絕

既聚伏波米還數魏歸籌應笑蘇夫子僥倖得湖州

戲題巫山縣用杜子美韻

巴俗深留客吳儂但憶歸直知難共語不是故相違

東縣聞銅臭江陵換袂衣丁寧巫峽雨慎莫暗朝暉

數日前夢人示余一卷文字太略若論馬者用

吃蹶兩字夢中甚賞之覺而忘其餘戲作數語

足之

天驥雖老舉鞭脫逸交馳蟻封步中衡石旁脫駑駘

豐肉減節徐行方軌動輒吃蹶天資相絕未易致詰

劉監倉家煎米粉作餅子余云為甚酥潘邠老

家造逡巡酒余飲之莫作醋錯着水來否後數

日余携家飲郊外因作小詩戲劉公求之

野飲花間百物無杖頭惟挂一葫蘆已傾潘子錯着

水更覓君家為甚酥

嘲子由

堆几盡埃簡攻之如蠹蟲誰知聖人意不在古書中

萬州太守高公宿約遊岑公洞而夜雨連明戲贈一小詩

肩輿欲到岑公洞正怯衝泥傍險行定是岑公閱清境春江一夜雨連明
逢窻高枕雨如澗恰似糟牀壓酒聲今日岑公不能飲吾儕猶健可頻傾

西山戲題武昌王居士并引

予往在武昌西山九曲亭上有題二句玄鴻橫號黃櫨峴九曲亭即吳王峴山一山皆櫨葉其旁即元結陂湖也荷花極盛因為對云皓鶴下浴紅荷

湖座客皆笑同請賦此詩

江干高居堅關扃犍耕躬稼角挂經高竿繫舸菰芰隔笳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景各箕踞擊劍賡歌幾舉觥荆筍供膾愧攬晤乾鍋更憂其瓜羹

戲和正甫一字韻

故居劔閣隔錦官棋果薑蕨交荆菅竒孤其挂汲古綆僥覲敢揭鈎金竿已歸耕稼供藁桔公貴幹蠶高巾冠改更句格各蹇吃姑因狡獪加間關王方平謂麻姑云姑固少年吾老矣不復作此狡獪變化也

成伯家宴造坐無由輒欲效顰而酒已盡入夜

不欲煩擾戲作小詩求數酌而已

道士令嚴難繼和僧伽帽小卻空回隔離不喚鄰翁

飲抱甕須防吏部來道士令悅神樂中所謂離而復

隔籬呼取盡餘杯合者杜詩云肯與鄰翁相對飲

和子由次王鞏韻如囊之句可為一喙

平生未省為人忙貧賤安閒氣味長粗免趨時頭似

葆稍能恣事腹如囊簡書見迫身今老尊酒聞呼首

昂欲挹天河聊自洗塵埃滿面鬢眉黃

東坡先生詩集卷之二十一終

